

春秋傳

八

春秋傳卷第二十一

襄公上

谷繼正即位正也
左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
魚石故林字且不登叛人也
公宋華元為與諸侯圍守
彭城為宋誅也楚已取之矣
易為鄭宗之宗不與諸侯車封
也
谷繼正彭城於宋者不與魚
石正也

左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
伐鄭其郟敗其徒兵於滄上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
晉師

左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左邾子來朝禮也
左衛子伋晉如武子來聘禮也

左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左邾子來朝禮也
左衛子伋晉如武子來聘禮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

封魚石戍之二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

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行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郟

楚人遷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郟此皆放於義

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

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

不言救也緘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左鄭師侵宋楚令也
左鄭伯論卒晉師侵鄭
也谷衛審殖如是而於前事

左會于戚謀鄭故也言敬子
曰請城虎牢以備鄭
左穆州聘于宋通嗣君也
左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
乃成
公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
之何取之也曷為不繫乎鄭為
中國諱也大夫元遂事此其言
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谷若言中國為內郊也
公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
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且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
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
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
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
日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
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
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春秋卷三十一

二

論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不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
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滅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
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
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

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
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
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
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
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
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
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喜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
澤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
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
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
于翟泉會王人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
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
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
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

左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
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
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左楚子重伐吳為間之師死
鳩茲至于衡山

左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
左晉為鄭服故耳款修天好同
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遊吳
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谷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左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谷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盟文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難澤之會諸侯始正矣大夫執國權曰素倫異之也左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息之陳成卒楚人將伐陳間受乃止陳人不命楚彭名侵陳无札故也左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叛故也白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知武子帥師伐許

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主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晉荀瑩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春秋傳二二

四三三十四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

左穆叔如晉振知武子之聘也

左定以薨不殯于廟无櫬不虞

公定之者襄公之母也

左公如晉听政晋侯享公請

屬鄆晋侯許之

左楚人使碩間陳而侵伐之

故陳人圍頓

左公至自晉

左无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以

請和諸侯晉侯曰不知伐之親

終曰勞師於我諸華必叛无

乃不可半公說

左解人言人伐鄆威統救鄆侵

邾敗于狐貍

左王使王州陳生愬我晉人執之

士魴如京師言王州之威於我

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左穆叔觀鄆大子于晉以成

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坐如

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

豹率而与之俱也蓋魯出也言

將城之故相与往殆乎晉也取后

平言也言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

立其出也

谷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位也

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

難釋之故且請听諸侯之好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先

會吳且會會期以孟獻子孫文

子會吳于善道

谷吳謂善伊謂稍緩乎從中

國名從主人

左大雩曰干也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

左侵欲為乃殺之書曰楚未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已則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妄乎

左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辭大夫听命于會

公曰天何林人吳曾人云則不辭

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
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
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

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

戚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為之今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

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

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

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

矣

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

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秋

左楚子囊為令尹訖宣子景
喪陳矣諸侯成陳子囊伐陳

會于城棧以救之
公就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

諸侯成之當至不可得而序
故言我也

谷內辭也善救陳也
左季子文子卒

左杞桓公卒始杜以名同盟致也
左宗華弱相誇也宗華怒以言

格華弱於朝平人負之逐逐之
左勝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左魯人伐鄭持賂也
谷見傳

夏宗華弱未奔

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莒其姓以蒞祭祀，滅
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
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
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
也。今直罪莒，捨鄆何哉？曰：莒人以其子為鄆後，
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鄆之姬
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
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
韓謚為立嗣昏亂紀，庶如郭氏者。

春秋傳卷二十一

六

莊公

左穆叔如齊聘且脩平
左晉人以郟故未討何故也

左齊人滅萊，待謀也
公自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身

死之正也
左鄭子來朝始朝公也

左夏四月不時也，三下禮也，乃者
亡乎人之等也

左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
地見傳

左見傳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鄭子來朝。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小邾
子來朝。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魯，宰叔仲昭伯為隊
正，欲善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
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
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
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
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

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左季武子如衛報子村之聘且辭緩非貳也

左衛孫文子未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相子之盟

左莊子蒙園陳會于鄆以救之

左鄭僖公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札焉及鄆子卯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癘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弑也

也鄭伯見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亦見諸侯其

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谷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

名何卒之名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遂楚不勝其臣絀而

死其不言如會何也不使表秋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

日未踰竟也月卒時葬正也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螽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鬍

頑如會示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

曰以癘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

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

赴又頑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

秋非傳信之善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

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

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

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

乎衛相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

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

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

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春秋卷二十一

八

三十一

陳侯逃歸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做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左陳人患楚屢虎屢黃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辭臣不忍社稷宗廟陳侯逃歸谷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左公如晉朝且听朝聘之教
公賦未討何以書并為中國
諱也
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
馬公子乘
公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
獲者過得之也
谷人微者也侵漢事也而獲
公子病矣
左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
諸侯之大夫听命鄭伯獻捷于
會政親命大夫不書專晉侯
也
谷見會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
也

晉人伐我東鄙以疆鄭田
山大害早也
內楚子乘伐鄭討其侵蔡亦
也子駟子國子耳欲逐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請
從楚驛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駟告于晉知武子使
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而
即安于楚寔寡君將帥諸侯以
見于城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楚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
公子燹。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
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
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
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
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
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
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若若贅旒，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
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晉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
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齊，齊與踐事吳，以小
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因
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

左傳宣子未聘且拜公之辱告特用師于鄭

左宗史

公自為或言災或言火大有曰災小者曰火何以書記異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

也

谷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宗也左季武子如晉報宣武子之聘

也左穆姜愛于東宮

左春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白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楚子

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左見傳

谷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懷鄭也

左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燹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燹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宣子未聘且拜公之辱告特用師于鄭

十一

宣公三年

十一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備器備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晉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

楚子伐鄭
如子駒將及楚平曰吾盟固云
唯疆且遠乃及楚之平公子罷成
盟杜之莊夫人辛王來能定鄭
叩歸
如會于祖會吳子壽也晉
世士白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成
焉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目會

也與向成... 詳乃子宋公
谷會又會外之也遂直遂其
曰遂何也不以中國遂夷狄也
谷會夷狄不致此其致何也存
中國也
左楚子囊鄭子耳伐宋
左晉首壹伐秦執其侵也
左衛侯救宋師于獲牛鄭
子展曰必伐衛鄭皇耳師師侵
衛楚合也衛人追之孫蒯獲
鄭皇耳于大丘
左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
還圍蕭克之子可侵宋北鄙
左宮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
我東鄙
左諸侯伐鄭齊在柎使太子
光先至于師故長於勝師于
牛首
左見傳書曰盜言无大夫焉
谷稱盜以殺大夫非以上下道
惡上也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鈞以
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
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
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榘夏五月甲午遂

春秋二一

十一

三餘三

滅福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
師伐秦欒苦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
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騂與
尉止有爭乃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
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
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
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

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書曰
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
公孰成之諸侯成之自為不意
侯成之高至不可得而序故言
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易為繫之
鄭諸侯莫之有政反繫之鄭
谷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左楚子囊救鄭子矯曰諸侯既
有此行必不戰矣有涉頰與楚
人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鄭而歸
楚亦還
左王封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
伯與王封陳生怒而出奔及河
王復之不入遂逐之晉侯使士自
平王室王封奔晉會請公為卿
士以相王室

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
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
諸侯也為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
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
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
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
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
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

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三

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
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
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
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
肆其陵逼冒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
哉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

通旨曰自文宣以下軍政隨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于公有事則諸卿分率以行左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公作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古者上卿下卿上士士谷作為也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谷夏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我亡楚弱於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亂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國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遂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國與晉大夫說之子展侵宋諸侯伐鄭圍鄭人俱乃行或同盟于亳谷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左楚子囊乞旅于秦右大夫詹帥師侵楚子將以伐鄭伯逆之伐宋

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卓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軍下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則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遠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係也六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三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鄭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會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也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

左諸侯悉師以復伐鄭，人使良宵如楚告將復服于晉。楚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辰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救鄭囚，以禮而歸之。公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乎？行蓋鄭子會也。

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遺叔所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

左諸侯悉師以復伐鄭、人使
良宵如楚告將復服于晉楚
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
所親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
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
赦鄭囚以禮而歸之
公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何
平何蓋鄭子會也

谷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
之辭也
谷行人者罕圍之辭也
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
晉以救鄭士魴御之少秦師而
弗設脩秦晉戰于櫟晉師敗
績易秦故也

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
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
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
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
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所告于諸侯
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
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
而不與楚戰故二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楚遂潰之
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秦人伐晉

春秋傳二十一

十四

春秋傳卷第二十二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遠事

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

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閭

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

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

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七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

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初九月庚辰楚子審

卒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

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

左言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也
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大夫
無遠事此其言遂何公不謂為
政也
谷伐國不言圍邑本重也取
邑不書圍安且書也遂繼事也
受命而救鄆不受命而入鄆惡
季孫宿也

左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左吳子壽夢卒臨于周禮也
左楚子囊秦康無地代守師
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郟也
左及王求后于齊一人許也
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禮也
左秦嘉胤歸于楚司馬子庚歸
于秦為夫人守禮也
左公至自晉且獻子書勞于廟
禮也
左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
凡書取言易也
公許者何知來之邑也言者不
繫乎郟美許也
左楚共王卒
左書時也
左鄭良霄名與猶在楚石與
言于子囊曰楚兵不競行人
何罪楚人歸之
左吳侵楚封卷曰吳伐我
謂我不能師也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為不吊
左吳子諸樊既除喪持立季札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人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言公子務妻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紇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
輕魯帶而益敬其使



左諸侯之大夫泛晉侯侯秦以振
標之役也至于檇林不獲成焉乃
命大還
左衛獻公殺孫文子寤惠子食
日肝而不召二子怒孫文子如厥
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
言之卒章刺懷言文子、曰君
忘我矣弗先必死遂行公使子矯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自赤之公
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枝于阿澤
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寤殖相之
以听命於諸侯
左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
禮也

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
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

按左氏衛寤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寤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
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
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
不曰孫林父寤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

春秋傳二十二

二 三百六十八

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
其得之矣或曰孫寤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
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
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
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
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
出奔使祝宗告云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
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
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

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
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鄭公孫、魯莒人、邾人于
戚。

十有五年，魯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
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
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
公，監之禮也。官師從，畢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
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
得禮者常事，不書。

春秋傳二十六

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郭。初，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魯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牡立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
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

杜報入鄂

左：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

即于棠以伐吳，不出而還，子

囊殺以吳為不能，弗傲，吳

人要而擊之，吳人敗之。

左：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會于戚，謀

定衛也。

左：非遂使列定公賜齊侯命，

左：范、桓子假羽毛于齊，弗歸，

齊人始貳。

左：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左：官師從畢靖公逆王后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

公列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逆

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谷過我，故志之也。

左：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

是乎城成郭。

公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左：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

將為會以討邾，言晉侯

有疾乃止，悼公卒遂不克會。

左：葬晉悼公，公即位，會于

溴梁，命歸侵田以執執邾。

宣公言制，比公且曰：通齊楚之

使，晉侯與諸侯宣于溫，使諸大

夫齊，齊曰：歌詩之類，齊高厚，齊

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盟高厚。

逃歸，於是對孫豹，晉首偃宋

向戌，衛甯殖，鄭公孫，魯小

邾之大夫盟，盟曰：同討不庭。

公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
在大夫也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
若贅旒然
谷梁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
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
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

左許男請近于晉諸侯遂近
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逆諸侯之師、穆叔逆之
子帥師會晉荀偃、荀息、荀
伯為夷故也伐許次于函氏
左晉荀偃、荀躒帥師伐楚
以振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
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
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
伐許而還

表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
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
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
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
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
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
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
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己自
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
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

春秋二十二

四 三

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
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
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
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
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
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
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

左春侯圍郟孟孫子連傲之
春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

左春侯如晉聘且言齊故

左衛孫蒯曰于賈隨飲馬于重

重立曹人愬于晉

左春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威

統于防宵犯齊師去之

左宗華閱卒華臣弱事比之

室使賊赤且辛華吳宗公聞之

曰臣也夫亂宗國之政必逐之瘦狗

入於華以國人逐之華臣懼逐奔

宋

左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左白狄始來

公曰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

言朝不能朝也

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

為曹故也

谷稱行人然接於上也

左春侯伐我北鄙晉侯將伐齊

會于魯濟尋吳梁之言同伐齊

侯禦諸平陰畏其眾也乃脫

歸齊師夜遁入平陰遂沒齊

師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

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

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

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

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

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九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

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

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

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

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

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谷閱之也

左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殺魯

而楚師以去之楚師伐鄭子

庚門子純門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場
 曰大母侵小執郟悼公以其伐我
 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郟田自
 漸水歸之于我
 公此同國齊也何以致伐未聞
 齊也亦圖齊則其言圖齊何
 抑齊也為其亟伐也其言自
 漸水何以漸為竟也漸移也
 谷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
 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取
 郟田自漸水西軌餘也
 左李武子如晉拜師
 左棄射師從衛孫子
 齊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无
 子其怪駭吉姬生先以為太子
 戎子辟伊子生牙屬諸戎子
 請以為太子許之遂東太子
 先使高厚付牙以為太子齊侯
 疾崔杼微逆先疾病而立之
 光赤戎子齊靈公卒于位即位
 左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禮也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尔其
 不伐喪也
 谷還者事未畢也受命而誅
 生死无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
 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士句
 外傳君命故非之也
 左齊梓杀高厚于河蓋而棄
 其室書曰有杀其大夫淫君
 於昏也
 左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
 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
 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奈
 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魯其
 大夫專也鄭人使子展當國
 子西并故立子產為卿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
 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漸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句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
 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
 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
 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
 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句者宜墀
 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
 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墀帷而歸命
 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
 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
 公子嘉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
 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
 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

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叔公至自會仲

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

楚

楚

春秋二十二

七

三三六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

無常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

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燹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

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

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

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

左城而郭俱齊也

左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

宣子于柯穆叔歸曰有猶未

也不可以不俱乃城武城

左及晉平王盟于會言言盟

于向皆揚之盟故也

左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

報也子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左蔡公子燹欲以蔡之晉蔡

人子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

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

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

蔡無常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

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子燹言不與民同欲也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虐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言曰陳

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惡也

胡陳先奔楚而稱弟不念鞠

子哀矣

左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左季武子如宋根向成之聘也
左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左邾屠其以漆間在來奔季武
子以公姑婦妻之
公庭其者何邾大夫也邾大夫
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谷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
本其接我者也漆間在不言及
小敵也

左齊相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范鞅以其亡也怨葉氏相子卒葉
祁與其老州宿通懷子患之祁
俱其討也祖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以記子為死相主而專政矣
范鞅為之微懷子好施多
婦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宣
子使城者而遂逐之葉盈出奔
楚
左晉人徵朝于鄭人使少正公孫
傷對曰不朝之間無歲不聘无
後不送國家罷病不虞存至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多在庭何
辱命焉
左會武公來朝始見也
左會于商任錮藥氏也

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喜慶以大夫
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
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判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
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
間立一邑而不言及者無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
食之者也此叛三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
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
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
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

見矣

夏公至自晉
晉欒黶出至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
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子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乙未七月辛
酉公老卒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藥氏也會于沙隨復錮藥氏
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
不收其田邑使人道守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

公羊傳曰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傳曰 庚子孔子生

左葉盈自楚適齊是年仲夏
奔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
納葉氏將安用之弗听會于沙
隨復錮葉氏也葉盈猶在齊晏
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
以不懼

左楚觀起有寃於公子子南楚
人患之遂杀子南於朝觀觀起
於四竟

左杞孝公卒晉悼夫人畏之平公
不徹祭非礼也礼為鄰國關
公祁委鼻我者何祁委大夫也
祁委无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翹二慶於
楚一人召之使慶非伊余之慶民
以陳叛屬建浸陳侯圍侯陳邊
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谷林國以赤罪累上也及慶寅
棄也

胡見上
左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婦
父滕之以潘載葉盈納諸曲沃
葉盈帥曲沃之甲自魏獻子以
履入絳葉氏來公門葉劓傷
葉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藥氏世勲而遂盈又將
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遂申公
巫臣子反請以重幣調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句卒句邾甲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
虎及慶寅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

春秋三十一

九

上官

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
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一建圍陳殺二慶
夫人一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遠欲去其親而不能深譖愬之於六國而不能辦
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
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弔書者議歸
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藥盈復入于晉入于曲
沃

藥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

公其言入于晉于曲沃何來
盈將入晉 人不納曲沃而人

左齊侯伐衛齊侯遂伐晉取朝
敵以報平陰之役乃逐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曼卷公孫
新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
公易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
君命也

谷言救後次非救也
左孟孫惡威孫孟孫卒威孫
入哭孟氏將辟籍除於威氏

左晉人克辛盈于曲沃克辛辛氏
之族書曰晉人辛辛盈一官自外也
公易為不言亦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谷惡之勿有也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逐齊言
行成齊侯歸
左揚叔如晉

左莊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却人
病之却伯如宣子產寫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 說乃輕幣是行也却
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左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
无功而還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
左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无宇遂
啓疆如楚楚辭且之師在行帥師
遂之遂言

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
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
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藥孺
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藥氏又有范鞅
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
也哉

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
殺欒盈齊侯襲莒

春秋三十二

十

齊侯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
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且咎出奔

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

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尊或興

使遠洛疆如齊聘且請期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小不克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遷救鄭
左楚子自練澤還使遠落鍾送陳无宇
左吳人為楚舟師之使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子師于夷儀使沈尹筮子師和魯讓之舒鳩殺遂二子而告无之且謂文昭而还乃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生齊
左齊人城郭榜叔如周聘且賀王
嘉其有礼也賜之大路
谷五穀不升為大饑

左齊在野師伐我大都以報李伯之師也
左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中為見棠公妻而美之遂娶之立為公通高驪如崔氏崔子因是以其間偃嘗也欲弑公以說于齊而不獲聞言者且于之使故言子朝于齊齊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送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

自側戶出甲兵公踰墻又射之遂弑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谷莊子失言遂于崔氏

左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疆鉏請成度封如師男女以班會侯以樂宗宗器晉侯許之以叔向告于諸侯

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庭道而不脩殺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公見弑賈處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也魯隱公有於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重後乘必不肯同

齊崔杼弑其君光

十一

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而違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且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晉侯使觀舒完浹遂衛侯將使衛与之夷儀

左初陳侯會於子伐鄭、人怨之鄭子產子展帥車七百乘伐

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執其太子偃師奔墓陳侯使司馬相子賂以宗器乃還左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左衛獻公入于夷儀公陳儀者何衛之邑也魯為不言入于衛護君以弒也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春秋二十

十二 三三十五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

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春秋傳二十三 十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滅矣亦以弒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

左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遂圍舒鳩... 左吳子諸樊伐楚以振舟師之後門于巢... 公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于巢而卒也... 谷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 之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左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故公使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曰反政由甯氏則真孫文子在殿甯喜石字毅伐孫氏不克甯子復攻孫氏克之余子叔及大夫角甯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谷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月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子戚以叛孫氏也
左衛侯入晉復歸國納之也
公此緩君以試也其言復歸時
惡刺也刺之立於是子有說也
谷日婦見知也

左衛人侵戚東鄰孫氏怒于
晉成子氏復歸侯于子氏
晉成三日人復懸于晉

左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討衛也中行穆子未聘召公也
左楚子秦人侵吳及常姜聞吳有
倫而述復鄭
左會于澶淵以討衛疆田取衛
西鄙懿氏六十以孫氏趙武不
書尊公也趙向成不書后也鄭
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
晉人執齊妻衛侯如晉人執
而囚於士弱氏有侯鄭伯為衛
侯故如晉侯兼享之國子侯
晏平仲私於州向曰今為臣執
君若之何文子以告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晉
侯乃許歸衛侯
左初宋為司徒生女弃諸墜下
共姬之妻取以入長而美平公
夕入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壁生
子佐惡而嫁大子痤美而狠舍左
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
子內師而无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送之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傲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子楚客盟天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与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乃縊而死佐為太子
左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歸曰宋君未煩執事俱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

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耶范粲相彘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嘗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春秋二十二

十四 三五十八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殺宋公殺其世子痤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

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送之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傲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子楚客盟天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与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乃縊而死佐為太子

左見前
公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
不以其罪執之也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
、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
伐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南
里隨其城涉于泥而歸而後存
許靈公
左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
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故也
左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諸華
對曰晉士起特歸時事於軍
旅无他事矣

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楚子誘下
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春秋傳卷二十一

十五 二十八

春秋傳卷第二十三

襄公下

二十有七年魯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齊慶封來聘
左字向以善於趙文子又善於
令尹子木欲狎諸侯之兵以為
盟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
楚亦許之為會于宋
左子木謂向以請晉楚之送交
相見也向成復於趙孟曰且
君若能便秦君辱於敝邑
君敢不圖請於秦孟曰釋秦
他國請相見也
谷稱國以弑罪累上也甯喜殺
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甯
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曰
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之者
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春秋二十三

三十三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左見傳
公衛弑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
弟鱣為出奔晉為弑甯喜
出奔也
谷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
賂不乎入喜而弑喜是君不直
乎喜也故出奔晉終身不言
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鱣之去合乎春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

林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
左將盟於宋西門之外
晉楚爭先乃先楚會書
先晉有信也



公易為再言約諸侯也為
衛石惡在是也
谷約云者亦也諸侯不在而白
諸侯之大夫大夫也其臣亦
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左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
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左無冰梓慎曰宋鄭必飢
左齊侯陳侯秦侯北無伯杞伯
胡子沈子白秋朝于晉宋之盟改
也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晉
左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左大雩旱也
左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
故如楚也
左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
從宋之盟于產相邾伯以如楚
左齊侯封好田而嗜酒與廢舍
政虛滿矣主何嘗使執寢文
而先渡之王何以擊之廢封宋
奔既而齊人未讓奔是與宋方
左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邾
伯許男如楚及汶楚康王卒公
遂行宋公遂反
左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
告故書之以懲過也

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
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
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
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
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
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
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
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
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春秋傳卷三十一

二

三百五十一

魯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

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

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

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

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

左公在楚釋不立朝于唐也楚人使公親視之葬楚志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鄭教即位公何言乎公在楚五月以存君也谷閔公也

左見前傳谷善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善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左存靈王左吳人似越獲俘焉以為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閔以刀弑之公嘗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谷見傳

左晉平公托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谷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是以谷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率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視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恐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奉賦式徵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醯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春秋傳卷之三

三

三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閔弑吳子餘祭穀梁子曰閔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但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仇越獲俘焉以為閔使守舟吳子觀舟閔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
林氏曰春秋之褒貶君大夫章
倫於隱相莊之世
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祀
田弗盡歸也

左祀文公來盟書曰祀獻子之也
左吳子公札來聘請觀于周未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
齊聘于鄆通衛適晉
公吳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
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于季子讓
國也札者何是季子之名也春秋
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秋不一
而足也
谷吳其柝子何也善使延陵季
子故進之也身賢也使賢莊
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其名成尊於上也

晉平公祀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古之建
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
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
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
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
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祀之役
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祀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

春秋傳三十三

四

三七十一

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
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
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
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
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
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
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
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九為季子爾將從
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捨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

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續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

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

姓名而叔肝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秘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趙齊公孫喜與公孫寬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奔晉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是專故難反之

左孟孝伯如晉。振之記也。
左楚子使遠。能來聘。通嗣君也。
左秦景侯為天子。殺于楚。通
為天子。弒景侯。
谷其不日。子奪。父改。是謂喪之。
左宋大定。宋伯姬卒。待姆也。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
待人。婦。義事也。
谷。見傳。

左靈王。朋儻。指欲立王子佞夫。
弗知。倍括。圖焉。遂成。德也。
言多。利殺。以卑。為甘。過。遂。成。德也。
佞夫。括。瑕。廖。奔。晉。言曰。天王。亦
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谷。天王。亦。其。弟。佞。夫。甚。之。也。
左叔子。如。宗。葬。其。姬。也。
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
之。也。宗。文。伯。姬。卒。為。其。紉。諱。何
賢。也。
谷。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
也。吾。女。也。卒。矣。故。隱。而。書。葬。之。也。
左。見。傳。書。曰。鄭。人。祭。良。霄。霄
不。稱。大。夫。言。自。外。也。
谷。不。稱。大。夫。惡。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爾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春秋三十二

七十三十五

什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計賊之

詞也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詳也
谷不日卒而月葬不夷者也卒
而不葬之不見使父失民於子也
左為宋定故諸侯之大夫會以
謀歸宋財會于澶淵既而無歸
於宋故不書其人卿不書不信也
書曰某人會于澶淵宋宋故
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宋宋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
凡為宋定故也會未有其詳為
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
聚而更宋之所喪此大事也為傳
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卿不
序夏諸侯也

不侵伐夷狄、不中國無侵
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
力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立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通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走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祿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忘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爾。立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公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眾，而未有言其

春秋傳卷三

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節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田伯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

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也可

左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
野次于李六月已癸卒也
立敬歸之婦齊婦之子公子稠
穆叔不欲曰若果立之必為李
女憂武子不所卒立之
谷楚宮非正也

谷子卒日正也

左孟孝伯卒
左滕成公未會葬
左葬襄公
左公薨之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侯以我喪故示之見也子產使
其僕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為使
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厚其宴好而歸之鄭子皮使
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左言制以公生去疾及展與既
展與之廢之制以公虐國人患之
展與因國人以攻言子弑之乃去
疾奔齊也展與美出也言曰
言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
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
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
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
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
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
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
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

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
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
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經以傳為案傳有垂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
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
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

左吳子使屈孤庸聘于晉通路也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
立乎對曰不立季子守節者也豈
有國不立
左比官太子相衛棄公以如楚
宋之盟故也

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
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
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
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
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攷傳之所載以求經
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
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
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
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
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曾孫修職郎隆興府司戶叅軍絳校勘
從政郎充隆興府府學教授黃汝嘉校勘



